

小说连载 荒凉
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我说：“碗盆你们都拿回去。其实，我画画用不了这么多，我自己的洗脸盆就够了。再找一张玻璃来调色，比饭碗好多了。”

格桑拉姆把所有碗盆都抱走了，达瓦拉姆坐在屋角生闷气。

壁画从公社门前的那面大墙开始。我想画那幅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毛主席挥巨手的像，是套色木刻，很好看。公社准备了几张办公桌，搭成了梯子，我捏着木炭爬上梯子便开始画了。早晨的空气很鲜，连远处的牛粪味都嗅得清清楚楚，吸一口心里爽快极了。画巨大的主席像，我并不害怕。还在读初中时，我的美术老师就带上我到外画了。他是画油画的，我给他调色，他便教我，还让我大着胆子画。那两年我几乎是跟他画画度过的。他说，现在学什么都不如学画画，随便你走到哪里，人家知道你是画画的，当工人做农民都吃得开。我记住了他的话，我相信自己能画画并不是有什么天赋，而是追求那个“吃得开”。那时，我画得很苦，也乐意享受那样的苦。

我画画，周围便有了许多人，站在高台上回过头，黑压压一片像在开会。亚麻书工上的铁铧犁和牛皮鼓丁丁、冬冬响起来，人们还不愿离开。多吉队长生气了，愤愤地东推西撞，骂骂咧咧地把人们赶开。谁走慢了，他便抬起石头追赶，像在赶偷粮的牲口。他回头，脸涨得通红，喘着粗气对我说：“你画画时，他们敢来，你就把盆中的颜料朝他们头上泼。”

我伸舌头，说：“他们并没有影响我。”亚麻书寨子里的人真的淳朴极了，我画领袖像时，根本就用不着胆颤心惊地捏着画笔，用不着去考虑画得不像会惹些政治麻烦。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画得像与不像，只要你画得面善心慈，与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一致，就会对你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。

文书老刘也对我说：“他们看菩萨看多了，你就是把领袖画成菩萨的模样，他们也会说好。可是，你画的那么像，和画片印在墙上的一模一样。”

有他的话，我的信心更足了。我又画了大寨那个全国有名的姓陈的支书，站在山头，正把一块巨石推下山的情景。那幅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，到处都能见到。我又画了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一辆巨型拖拉机正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来，前面是绿油油的良田。达瓦拉姆说这画很漂亮，可是，拖拉机怎么能生长在长着麦苗的田地里开呢？麦苗还不被轧死才怪。我说，拖拉机没开，它是停在那里让人参观的。周围人都说是，他们没看见轮子在动。

我就这么一幅一幅地画。寨子到处是色彩鲜艳的画，我看看出工收工的社员们都要在画前驻足，看上半天，心里高兴极了。

我没想到一场灾难悄悄地降临了。是一场雨。来得很突然，随着一股寒气逼人的风猛烈刮过，雨便哗地落了下来。从傍晚直落到第二天早上，雨又突然停了。天晴开时，达瓦拉姆急得直喘气，叫我去看画。天呀，我的画让雨水冲成了鬼鬼鬼样，花一扛黑一团，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笑。文书老刘叫我快去公社，泽旺书记正在发气呢。我画的领袖像也遭了殃，让大雨冲得难看了。泽旺书记叫我赶快想办法，不然会犯政治错误的。我只好说，用白石灰涂掉算了。当多吉队长带着人还要涂掉其它画时，我叫他别动，等干透了再在上面画，就会省力多了。

泽旺书记一脸的不高兴，冷冷地问我：“你还想画？”

我说：“还画。”

他愤怒了，吼叫的声音似乎要把我提起来，再左一掌右一掌撕得粉碎：“画个屁！你画上千遍万遍，雨水一冲还是要冲掉。你那是糟蹋颜色，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钱！”

我委屈极了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就是想不出什么主意。

坐在屋角一言不发的甲嘎，此时说了句救命的话：“我的舅舅过去给寺院画壁画，他还是用广告色，可画的画从来不掉色。”

他的话把泽旺书记的眼睛说亮了，说：“你舅舅在哪儿？”

甲嘎说：“死了。”

泽旺书叹口气，说：“那你说什么废话？”

文书老刘说“浪费村的阿约丹增，过去是大金寺里的画师，他肯定画过壁画。可以抽他来帮小洛的忙。”

泽旺书马上叫人去浪费请来了阿约丹增。

阿约丹增说什么都不画这种壁画，只是对我说，广告色要用牛胶熬化后调制，画出的画才不掉色。阿约丹增说：“我老了，一上高台脚就发颤。帮不了你的忙。”他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泽旺书记说：“这些死喇嘛，还抱着菩萨不放。”

我们照着他说法子，熬了一大盆牛胶。用来调色很厚很粘稠，像油画色一样。我画得很慢，把那些雨水冲淡的那几幅壁画补上色后，层次感更强了，很像是用油彩画上去的。可是，泽旺书记说什么都让我画公社门前那幅画了，他说写一句标语都可以，不要再画什么了。

老刘说：“泽旺书记是担心我画得不像，或雨水再一冲，让区里县里的人看见，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一个村庄的地名志

◎彭家河

彭家

彭家这个村子有四个多平方公里，除了在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点黄绿的底色外，这块地方连名字都没有，因为这个村落小得连上地图的资格都没有，只有凭借彭家河、青龙官村周围几座山和河流来推断，那几个地名围起来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村落。

老院子和染房头如同两株茂盛的蒲公英，在上面岩和下面岩自由生长，等到花繁叶茂的时候，微风轻轻一吹，那些小小的种子就四处飞散，然后落地生根。早年那两朵完整的家族之花并蒂开放了多久也无法查证，除了零碎的记忆，没有留下任何一丝影像资料。

这一朵朵小小的种子飞散到各地，在各自生长开放的同时，也把这一块块土地注册了地名。大爷家、二爷家、三爷家，这种格式的地名也进一步把那片没有名字的土地划分得清清楚楚，让大家都能明白自己的所指。

除了这些房屋进一步细化了这块土地的命名外，其余的则是给一片片田地命名，让村民们能掌握自己的每一块土地。以山谷为界，村落对面统称对河，对河还有碾子坪、新坟林、旧屋地、桃木林几个地标，用这些地标不能进一步表述的时候就用某某家的地来缩小区域。张国英的地，就从一块地的主人变成一片地域的名字。以河谷来命名的有上河头、下河头，然后就是黑瓮滩、石板堰几个水潭把河谷分成了几段。上河头和下河头水源好，田地可以种两季，春夏天栽秧，秋冬天种麦。一年四季，田地里都不放空。下河头的面积大，这么多的田地，还得细细命名，才分得清楚。洞洞田、耙子田、凉水田、澄水田、青坪子、阴岩头、灯盏窝、坝头、青岗林，这些地标一定，各家各户的田地基本就能知道个大体方位了。

顺水走的田地清楚，四下的旱地则又有新的取名法则。十亩地、棚上、麻石嘴、柏树嘴、庙子嘴、宋家嘴、清明嘴、狮子嘴、蛮孔岩、偏倒石岩、尖角地、瓦子坪、矮木坪，这些地名一一与某一片地域对应，整个村庄的田地就各归其主了。

耕田种地要用牛，烧火煮饭要用柴，所以，还得把放牛场和柴草坡也要取个名。所以，南瓜坡、枯坟湾、水头坡、枣子树岩、四坡头这些名字就指向了那一片广阔的山坡。

对于长期居住在村里的人，只要这些名字一出口，脑袋里就是有了那一方土地方位轮廓，甚至在那一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，都能一一浮现。狮子嘴的大石狮子一直呆在那块地里，偏倒石岩的那块大石头还是那样黑漆漆的，枣子树岩的确有几棵野枣树，南瓜坡上没有南瓜。这些独家记忆，只存留在族人的记忆之中。

每一个村民，只要提起一个地名，肯定会记起许多自己的故事，而且有些故事不能与别人分享，只有独自回味或者慢慢遗忘，能分享的，许多也都是经过自己层层解密，没有多少利害关系的故事故。

四坡头那一片荒坡，每天一早，不念书的孩子和无事的叔叔婶婶就背上背兜镰刀，把自家的黄牛水牛拴上嘴笼，然后邀约着一起浩浩荡荡的向东面的放牛场前进。

到了坡上，把牛嘴笼解开，然后大家就找块平坦的石头，围在一起打扑克、捉虱子。等快到午饭的时候，才赶紧四下割点草回家。大家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就找棵粗壮的灌木或者小柏树，把牛拴在坡上，然后一同回家吃饭。饭后，又一路上坡，解开牛绳，继续晒太阳或者做游戏。有一种叫打权的游戏，孩子们乐此不疲。砍三根小树杈，支在地上，大家一起割一小堆草放在树杈边，站在几十米开外，拿出自己

镰刀扔过去，如果打倒了那个小树杈，那堆草就归谁。然后又割一小堆，继续比赛。年龄稍大的姑娘小伙不喜欢这些，大姑娘就跟上婶婶们学扎彩垫、织毛衣，小伙子们则打扑克。如果没有带扑克，就在石头上画个棋盘，走那些叫“山东棋”、“田字棋”的游戏。这些游戏玩腻了，要么就躺在软和的草坡上看龙马镇那边公路上一辆一辆拉沙的车，要么就找两株挨得近的小树在树间做空翻。就在这清新的空气中，凭借这简陋的健身器材，农家子弟个个长得壮壮实实，虎头虎脑。

从水头坡回来要经过一个绿幽幽的深潭，叫黑瓮潭，传说深不见底，无论天多旱，从来没有干过。早年我家木楼上有一堆破铜烂铁，我无事时常在里面翻，有天发现了几颗一样长的子弹，我爹知道后，就把这些子弹弹进了黑瓮潭。后来他说那是搞武斗时捡回来的，之前好像有一颗手榴弹，也丢进了这个深潭，看来这个深潭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从黑瓮潭上的水沟淌过，就是一块一块的层层水田，经过传说之前有个庙的庙子嘴和满麻子般石头的麻石嘴，到了柏树嘴，就回到了贯穿整个村落的大路。

走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，闻着一阵阵的油锅香味，仿佛就看到了自家灶台上留着的一碗蛋炒饭。

彭家这个小村落，在我懂事时，已经发展到50余户人家，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姓彭，村里的女人除了娶过来的媳妇也姓彭。村里每个人的名字都按“思志学成，永登光(国)，宗本治祥，文章传世，正立中堂……”的字辈取名，每个人的名字都有三个字，彭是姓，第二个字是辈份，第三个字才是自己的名。只要看到对方名字中间的字，就知道是自己的长辈还是晚辈，如同军人肩上的星杠肩章。如果是长辈的，不管对方年龄大小，都要按辈份让小孩子叫人家爷爷或者爸爸。与我同时代的，登字辈就是最高辈分的健在者了，只有一个老人，90多岁去世的。然后是光字辈的，也没有几位，基本上是国字辈、本字辈的，志字辈的还小。几年没有回乡，我爹说，光字辈的，只剩一个了。而现在大家取名都不按辈分了，老人们常说，现在的娃儿都没大没小的，不知道什么叫长幼尊卑。听到同姓结婚老夫少妻这些事，更是长吁短叹气得要死。

50余户人家，全聚居在村里耕田种地。后来，慢慢出现了赤脚医生、教师、厨子、砖匠、瓦匠、窑工、木匠、剃头匠、算命先生、阴阳先生、拿丧这些职业。这些人还是以务农为主，如果遇上需要自己出手的，他们就成为另一种身份的人。比起只会耕田种地庄稼人，这些有手艺活的一般受人尊敬，同时能在种地之余挣点零用钱，家里的开支也宽裕些。

早些年，村里还没有电的时候，磨、碾子、风斗、筛子、垫子、簸箕这些是家家必备的农具。大磨和碾子算是村里的重大设备，都是祖传的，单家独户的一般没有能力再购置这些重装。村上大磨的磨盘直径有一米多，碾盘的直径在两米以上，磨扇和碾滚是两三百斤重的青石，这些装备，只有成年的牛才配套。在没有推磨和碾米的时候，这些纹丝不动的石头，就是周围邻居一起吃饭闲聊的场地。

在闲聊之中，村上的大凡小事很快就在全村传开了，让大家对村子里发生的一切都有了如指掌。当然，口口相传的过程中，难免有言过其实添油加醋，于是传来传去，又传回当事人耳中，如果传得有点过分或者以假乱真，当事人就会找到传话人当面对质，这就是一追一的“对闲话”，是农村很扫面子的一件事，对的结果往往是两人当场对骂，都是道听途说，结果双方都觉得委屈，从此有了过结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